

童年的红蛋

蓝善文

把红蛋放到箩筐里，挂在胸前，和小伙伴一起在村里嬉戏打闹，这是我家乡孩童在“三月三”时快乐的源泉。虽然“三月三”有很多民俗活动，如吃五色糯米饭、斗鸡斗狗斗牛、抛绣球、跳竹杆舞、赶歌圩等，但只有儿时挂在胸前让我印象最为深刻。

记得小时候，“三月三”前两天，村里的妇女们就开始编蛋笼了。编蛋笼是妇女们专门为小孩子做的特殊女红。经常是两个人配合完成，一个人两手拉直一根约五六厘米长的棉线，另一个人用七八厘米长的一根线在拉直的线上先挽齐后打个结，然后再与相邻线一一打结，打的结要左右对齐，大约要打三四排结，能装下一个鸡蛋后，再

用一根短线绑好，留下小尾巴，在拉直的那根线打上一个结，一只蛋笼就做好了。笼子的顶部是入口，把红蛋从入口装进去即可。大人们也教小孩编蛋笼，小孩子学会后，就能自己完成编蛋笼的任务。说编蛋笼是女红，但其实村里许多男孩子都会编，只是女孩子编得更加漂亮。“三月三”编蛋笼，成为我们那一代人小时候的手艺之一，长大后仍然记忆犹新，既能锻炼动手能力，也是一项快乐的活动。

与编蛋笼相比，我们更大的兴趣在于玩耍与吃蛋。节日玩耍不怕被大人们骂，小伙伴们或玩铁环，或打陀螺，这些简单的娱乐活动让我们的“三月三”丰富多彩，开心快乐。在那个物质匮乏

的年代，大部分家庭都比较贫困，平时能吃一个营养丰富的鸡蛋不容易。家里母鸡下的蛋大人们集中收起来，数量都清楚，小孩子们是不敢偷吃的，积累够一定数量时就拿到街上卖掉，以补贴家用。到“三月三”时，大人们按家里小孩人数煮鸡蛋，鸡蛋煮熟后，再用品红涂红，装到蛋笼里让孩子挂在胸前。我们玩到饿了，就把红蛋吃掉。在那时的生活条件下，我们觉得红蛋很好吃！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对“三月三”小孩胸前挂红蛋的习俗有所了解。听大人们说，由于小孩身体虚弱，难以抵挡邪气侵袭，为了防止孩子的魂魄被鬼神引走离开身体，挂上红蛋是为避邪保平安。所以，无论家里如何困难，每年到了“三月三”，父母都千方百计让小娃娃挂红蛋。这一习俗体现了父母对孩子的担心和爱护，期盼小孩子能健康成长。大人们染红蛋则是祈福求顺遂，寓意生活红红火火，身体健康康康，家庭和和美美。独身青年通过用自己手里的红蛋碰异性手里的红蛋表达爱慕之情，如中意则让对方碰，不中意则避开，“三月三”的红蛋也成了青年人传情之物。

如今生活富裕了，儿时想吃鸡蛋都可以，传承“三月三”染红蛋的习俗是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小时候“三月三”在胸前挂红蛋，包含着浓浓的母爱和我们童年的快乐生活，也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望。

“三月三”感怀

原连辉

母亲是地道的壮族人，所以我身份证民族一栏上也赫然写着：“壮族”。但让我一直汗颜且羞愧难当的是，我觉得自己是“假壮人”，只因我讲不出一口流利的壮话。

尽管母亲自小是在壮族村庄长大的，但她和父亲成婚后，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小村生活，语言上就入乡随俗地以桂柳话为主了，虽然很多时候也能听到妈妈和其他人讲壮话，但生在以桂柳话为主的氛围里，许多人终究还是集体失语于古韵古风的壮话面前。让人无奈的是，村里爷爷奶奶这一辈，基本都能用壮话交流，到父亲这一代，他们磕磕绊绊也能说上不少，但到了我们这一辈已经不怎么说了，但还能听懂一半以上的壮语。因大人们和同龄伙伴都以讲桂柳话为主，壮话在我们村里，到我们这一代基本可以算是开始失传了。壮人不能说流利壮语的尴尬现象，注定了我们在民族特色方面的一笔重大损失，也进而成了我们一生的遗憾。

尽管不会壮话，村里也没有非常热闹的“三月三”歌圩盛况，但身边依然有

“三月三”的氛围。在老家武宣县黄荆镇，只要一提起“三月三”，人们就会条件反射地想到隔壁的周眷村，因为这个村是整个小镇上唯一一个有仪式感地过“三月三”这个壮族隆重节日的村庄。虽然欢歌载舞的场面不多，但热情好客，节日氛围相当浓厚。但略为遗憾的是，在过去物质贫乏、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年代，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周眷村为什么会过“三月三”，也没有多少人去关注那些山歌里唱的是什么，大家的注意力更集中地放在了可以大快朵颐的美味上面。成了活生生的“小时候过中秋，嫦娥的故事根本听不进去，心里老想着月饼”的时代注脚。

但令人欣喜的是，纵然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小镇上的乡村里，也不乏山歌发烧友。听村里一位热爱山歌艺术能写山歌的五伯父说，过去的“三月三”，真是热爱山歌的人们的盛会，四方男女青年聚在一起，比手画脚、喜怒哀乐地吟唱着，围观者沉浸在“山歌能把海填平，上天能赶乌云走，下地能催五谷生”的一幕幕或俏皮或引来共鸣的剧情中。对歌者棋逢对手，斗智斗勇出口成

章时，可以两天两夜不吃不睡，也不觉得困累，能兴致勃勃地一直对唱下来，唱到后面，完全又记不得前面唱点什么了，这犹如是山歌的马拉松比赛，围观者和比赛者都完全沉浸在歌海的激情与快乐中。

这样的场面，只是听听，便觉得过瘾。对于五伯父所述的这样跨村对歌连轴转两天两夜的情景，尽管我没有亲见，但还是觉得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这青年男女对歌，分明是以歌会友来考验智慧和情趣，一旦达成相互心仪的双向奔赴效应，亦或出现类似“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嘴又春”的美好情节，那是可以达到“有情饮水饱”的奇异效果的，如此，纵然不吃不睡地连轴转唱上两天，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既然“三月三”与对歌和抛绣球有关，它的魅力内核就直接联系人类甜美不衰的爱情，进而造就了诸多的“以歌传情成美眷”的民间佳话。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先人们千百年来那么推崇这个节日，又那么期待“三月三”和为歌“发烧”了。

身为一个不会讲流利壮语的壮族人，尽管错过壮语的博大浩瀚，错过山歌的传情抒怀，但“三月三”的五色糯米饭却是在家里吃上的。在我们的家乡，清明时节可以从法定的清明日延长至“三月三”后面的几天。从清明一直到四月初八，农家都不乏五色糯米饭的身影，尽管都是糯米饭，但颜色各异，便多了姿彩和美好的寓意。在那缺吃少穿年代，人们吃过五色糯米饭，似乎便可身强体壮和收获诸多美好，便是过了像模像样的“三月三”。若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月三”一直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壮族人家精心制作的五色糯米饭的香里。万幸，我们总算没有遗失这“三月三”的多姿多彩的标志之一。

同样幸运的是，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走过了“心里老想着月饼”的年代，来到了不愁吃穿的太平盛世。回望来路，莞尔一笑，往后余生，更愿多感受和沉浸在山歌、绣球、五色糯米饭、彩蛋等“三月三”美好元素的润泽中，回归我一个壮族子弟深藏在血液里的本真。

舞狮欢歌庆佳节

（赵水安摄）



我与乐曲之缘

莫喜生

今年3月4日凌晨，电影《刘三姐》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婉秋因病逝世，享年80岁。黄婉秋用一生诠释“刘三姐”这个角色，传承刘三姐精神。

生活离不开音乐，音乐陪伴人生。我自幼便喜欢飘荡在山水间的山歌民歌，是电影《刘三姐》和黄婉秋的铁杆粉丝。那些欢快优美的旋律，激发聆听者热爱生活，在挫折和逆境中励志振奋。

五十多年前，黄土春成、冬暖夏凉的低矮教室里，来了一个短发圆脸大眼睛，个子不高的文静姑娘。刚毕业的她，像田垌和山野里的花朵，充满青春与活力。她不是我们主科老师，只兼任每周一节音乐课，记忆最深的是，她教我们唱那充满桂湘风情的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桑木扁担轻又轻/我挑担茶叶出山村/船家他问我是哪来的客哟/我湘江边上种茶呀人……”

同学们天真无邪的童音、老师清脆甜美的歌声与外面山花野草及黄牛交相辉映。因为优美的旋律，和充满青春活力的老师，我爱上了音乐，虽然一辈子不涉足唱歌跳舞，但巧遇悦耳动听的音乐和曲目，我都悉心收藏，反复聆听。

美好的音乐和旋律，开启无数懵懂无知少年的求知天地，也记录一个女老师在山村小学校的苦乐年华。

广西桂北，及至湖南湘江沿岸和洞庭湖周边，多为有名的鱼米之乡，盛产稻粮果蔬。春夏季节，湖塘波光粼粼，鱼儿畅快潜游。进入秋冬时节，稻谷入仓，蔗甜果硕。种茶采茶，制作和销售茶叶，虽然不列入当地主打农事，但因为这旋律优美、朗朗上口的民歌，我已将那潇湘风情铭记于心。

采茶歌是我幼年最早接触的民歌之一，因为它，我爱上音乐，开始接触教科书之外的《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红岩》等书籍。时至今日，我走上文学之路，都归功于音乐。

彩调，是桂北农村民间歌舞和说唱文艺，受外来文化影响而成的民间戏曲，于明末清初形成，最早流传在桂北地区的乡村，后传播到广西各地。

彩调诙谐幽默，活泼欢快，老少皆宜，被群众誉为快乐的剧种，有人的地方就有彩调。生老病死，婚嫁娶嫁，兴奋时唱它，沮丧时唱它，得意时唱它，失意的时候也唱它。秋冬农闲，过年过

节，搭戏棚摆擂台，短到三天三夜，长到十天半月，声情并茂，音色优美，震云霄，荡山岳。

与桂剧表演再现帝王将相、刀枪剑戟，戎马生涯不同，彩调是草根艺术，平民文化。平民演平民，观众主要来自社会底层、街头巷尾，搭个舞台就可开演。即便这样，现在也面临尴尬的境地，桂北各地的中老年人，伴着彩调成长，但现在农村却很少有人表演。

因为严重的偏科，我好不容易高中毕业，却在高考预选被洗刷离校。怀着挫折与失意，我有幸遇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学复苏，无数优秀的经典小说和报告文学，曾一度陪伴和慰藉我的心灵，它们是我走上文学的引路人。

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出于与主人公高加林的某些境况相似，我搜集了三四不同版本的《人生》，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但知道其主题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走西口》旋律源自秦腔，却是近两年的事。

秦腔，多为歌者抒发自己及人世间的苦情和无助无奈的感受，其别称“梆子腔”

“陕西梆子”，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沉淀人生，韶华半百，喜爱的音乐与旋律数不胜数，有传统，有民俗，有影视，有交响乐，也有管弦乐。音乐无国界，没有歌词无所谓，不影响欣赏者对其思想和艺术造诣的感受和理解，如《斯卡布罗集市》，我们无法区分歌者是豆蔻年华还是古稀之年。阿炳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江河水》，会带我们进入蓝天白云、山高水长的空灵世界。

曲乐也充满细节、脉络等画面，有轻描淡写和浓墨重彩，有地气与高贵之别。国内少数民族舞曲里，我听得最多的《彝族舞曲》，似天籁之音，时而舒缓，时而急促，时而欢快，时而低沉。其次是《瑶族舞曲》，常把我带进夜色苍茫的百里大瑶山，瑶族青年男女沐浴着月光轻歌曼舞。夜幕降临，人们身着盛装，打着长鼓，走出村寨，在月光映照下聚集在一起。《瑶族舞曲》雄浑华丽，乐曲结构有行板、中板、快板，高潮之后，还有送别尾声；旋律中有列队迎宾，欢歌笑语，依依深情，热烈歌舞等情景和画面，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诗歌

碰彩蛋

（外一首）

黄秉战

三月三，水煮蛋
日子等来椭圆形的时光

古老的村庄也随波荡漾

打铜鼓

桂西北，山高岸深
河流弯曲，时间走直线
在三月三总要打一个结

彩蛋挂在孩童的胸前
一部历史蹦蹦跳跳
彩蛋碰彩蛋
鸡满窝窝，鸭鹅满河

小伙们不改祖辈的习性
从心口掏出彩蛋
碰向姑娘手中的蛋
害羞的人心眼小，牢记爱恨情仇
在桃花湾，在黄昏的深处
姑娘会用红鸡蛋般的脸
碰向小伙子的胸膛
有飞蛾扑火的热烈
也有小桥流水的婉约
耐得住含蓄的人
三天三夜唱圆溜溜的歌

老鼓手小鼓手掌握节拍
大鼓小鼓咚咚咚咚响
山水伴奏，大地发声

在一方传统话题的中央
人们抬腿、转身、翻身
风过山乡，雨过族谱
五谷磅礴，六畜生产

历史一直鲜活，祖先在舞蹈
拙朴、深沉、刚劲，欢呼
装在身上的田亩长出丰收

旷野广袤，打铜鼓的人
举千年的手，舞千年的脚
遇山爬山，遇水跨水

铜鼓响起来

黄庭凯

铜鼓因布洛陀而响起来
声音萦绕着一个民族的古今

五色饭都是收获的果实
我们勤劳
我们无畏
我们向前
在铜鼓声中
我们生生不息

暮春，“三月三”
阳光正好
雨水正好
心灵抚摸水稻
听取蛙声一片
一种叫做“那”的文化
在铜鼓声中
与日月同辉

来自远古的铜鼓响起来
花山崖壁上山歌飘渺

先民们衣袂翩翩
他们舞姿曼妙
只为今天喝彩

壮锦，绣球

绣球牵着歌声

覃雄

“三月三”，一个让人遐思山水的节日，一个能触碰到水的名字，一个能听到幼芽拱出地表的节日，一个完全享受春暖花开的节日，一个独乘着歌声翅膀的节日。

把你的糯米饭染红了，染成天边的彩霞；把你的糯米饭染成水彩画了，染成天边的彩虹。

把糯米饭捏成一个笑脸，把笑脸撒向山野，撒向果林，撒向

稻田，撒向你的屋檐，撒向你的灶房，撒向村巷，撒向晒场……

把你的壮锦挂上门楼，让鸟儿衔来南山的草籽种在壮锦的北边；把你的头饰挂在窗外，东山吹来的春风给他伴舞。

绣球抛过三月的天空，落下满山满谷的歌声，长出一坡一坡的花，一圈一圈的羊，一栏一栏的牛……

“三月三”歌声里的传说

邹文彬

农历三月三，亦称“上巳节”，在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这是一个隆重而盛大的节日，其中又以广西壮族最为典型。早在上古时代，每到“三月三”，壮族地区的青年男女，都会穿上漂亮的民族服饰，走出家门，聚集在水岸山边，祭祀宴饮，踏歌起舞，驱除邪气。后来，逐渐演变为赶歌圩、搭歌棚、办歌会……

是壮族民间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哪，只有山歌敬亲人……”穿过时空，一位如水的女子从波光粼粼的倒影中走来，忽而出现在红水河，忽而出现在下视河，忽而出现在漓江，忽而出现在柳江……千年不绝的歌声从渺茫的天际传来，在“三月三”里轻轻荡漾，将无边的春意缓缓地洒向壮乡大地。

在广西壮族地区，广泛流传着刘三姐和阿牛哥唱歌成仙的美丽传说。相传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有一位叫阿牛哥的后生十分爱慕刘三姐，就主动邀约刘三姐打起山歌擂台赛。两人唱到深夜还没有分出输赢，人们只能隐隐约约听到歌声，却不见人影，便派了人上山察看，结果令人震惊——两人化作了相对而望的石头。为了纪念他们，年轻的“贝依”们就在“三月三”这一天用山歌传情求爱，后逐渐形成壮族歌圩传统。

江声浩荡，河水淙淙，一个美丽的乡野女子刘三姐，她带给人们一个怎样的美丽传说呢？

千百年来，广西人民把刘三姐当成是创造山歌、传唱山歌的鼻祖。因为有她，广西才成为浩瀚的“歌海”；因为有她，更擦亮了广西山美、水美、歌更美招牌。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刘三姐与阿牛哥互诉衷肠，缠绵难分，至死不渝。刘三姐和阿牛哥就

“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这是歌声如潮的“三月三”，这是木棉花盛开的季节。每年“三月三”，壮乡大地踏歌行，三姐歌海波连波，一人唱来万人和，江水滔滔流不尽，千年万代不断歌。

